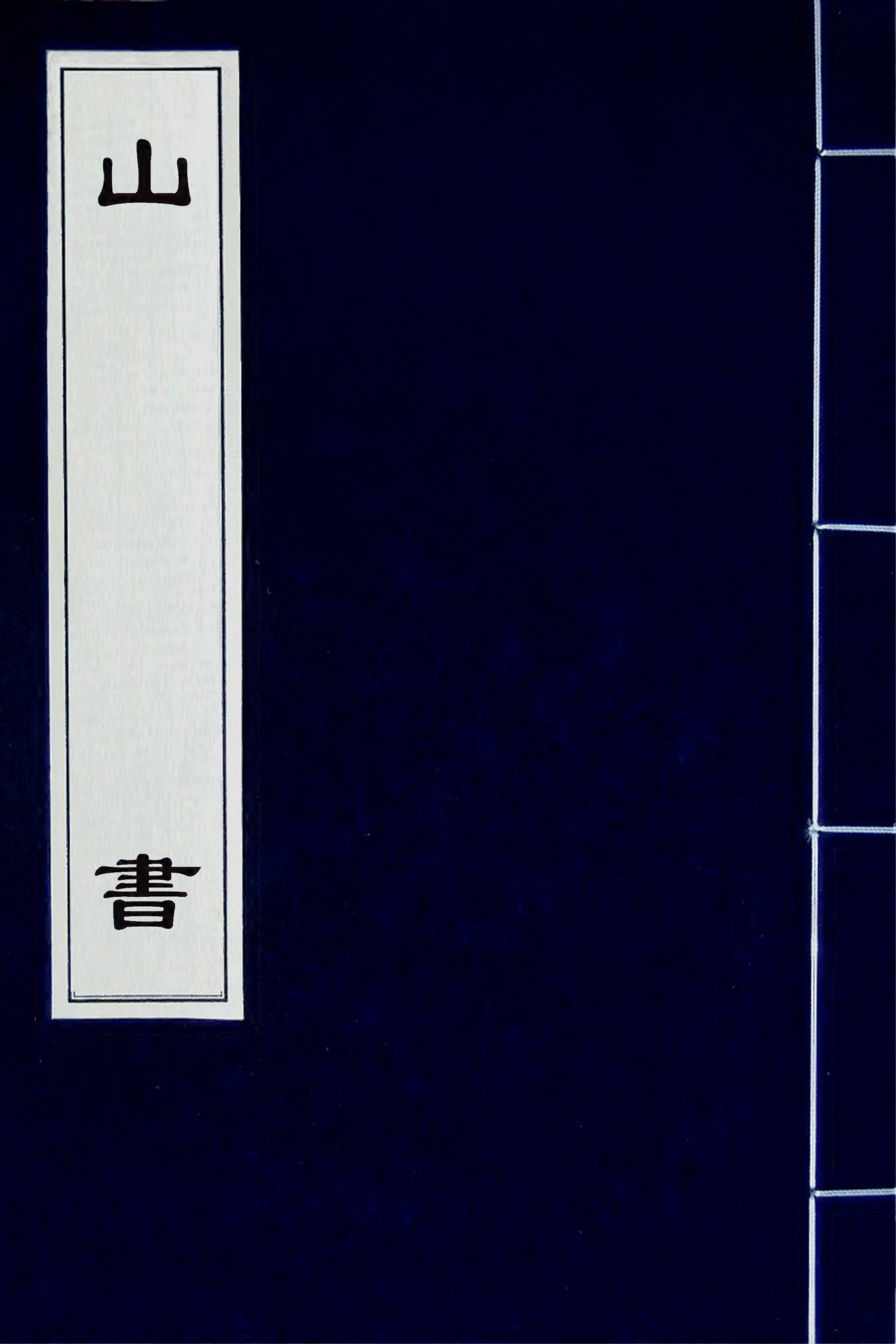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十六卷

褒嘉閣臣

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日朝期俯允閣臣公揭規正諭曰皇帝勅諭輔臣周延儒陳演蔣德璟黄景昉吳甡朕以涼德纂服日久靡敢荒寧幾務殷繁惡底是惟賴卿等盡心匡道即事實裨視國猶家圖難于易調和消弭未易枚舉即如本月初九日偶因微恙暫免早朝方愧宵衣即勤補牘卿等悉純體國念篤愛君上致典謨惓

惓于君要臣義之詳深惟易傳懋懋于晝勤夜靜之宜意比羣陛言同藥石朕心欣說是用褒嘉海宇當多事之時而拮据賴克艱之佐臣勞而君乃逸內治則外自寧御等其益納誨無方匡朕不逮履終如始共保天休欽哉故諭

端本宮

七月置太子端本宮原名慈慶宮懿安皇后居此因移懿安于仁壽殿改為端本宮時太子年十四議明年選

婚故光爲置宮掖慈慶宮光宗青宮時所居張差梃擊處也其後爲勗勤宮帝爲信王時舊居

皇妃加謚

七月皇貴妃田氏薨加謚冊文曰桂殿承芳耀冠三星之首蘭宮殯秀禮崇大列之光惟昭德于生前宜隆恩于身後爾皇貴妃田氏生有令質早晉榮封麟趾鍾祥式振衍繩之慶雞鳴儆儆時褒宵旰之勤淑譽方宣遺芳遽掩望帷如在悲空結于璠華辭輦猶聞名應留于

彤管欽彰懿範宜有褒揚爰稽彝履諡為恭淑端慧靜
懷貴妃靈其有知尚歆寵渥

選設九嬪

七月諭九嬪之設原備宮闈內政祖制選擇典禮甚備
邇因中外多事未忍舉行朕登極十五載從未輕進一
人第宮中禮節殷煩如郊廟寢殿袍膳等事均不可缺
人料理選嬪備官典雜久廢着即遵照舊例傳諭京城
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

穩性純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潔者方許與選其被刑所
役等項及已聘定者俱不得溷冒取罪仍于明春舉行
該部即行傳飭其內諸司並着預辦錢糧不得違悞特
諭　給事中光時亨跪曰臣聞郊祀恭捧聖諭傳諭京
城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純良清白容貌端潔者
以充九嬪臣聞九嬪載在周禮事關宮闈重以祖制且
以迭飭天郊廟寢殿庖膳諸禮節皇上此舉政為動合
天人豈其或忘風愆之儆怠荒之戒有煩于外廷小臣

過慮者矛顧臣愚以為朝廷之事有緩有急有逸有勞明主圖其急而舍其緩趨其勞而逸其逸是以至誠不息久道化成終致盛治焉方今内外多故海宇騷然而臣民猶尚怡安可恃無恐者良以皇上親賢納諫凡郊社大典何一不舉行兵農大政何一不釐覈且好學孜孜明覽奏章夕討經史講誠正之道為修齊舉青宮之毓德二王之蒙養皆于皇上式觀身極是以九邊將吏四海窮黎聞聖躬之不自暇豫如此以為天時人事必

相感召終至太平故雖塗肝腦以事干戈而不避罄骨
血以供犧牲而不怨也乃于修省渙號屢頒之日忍傳
此語在皇上稽諸典冊考諸往牒其難其慎而後為此
諭萬無稍有即安致弛宵旰但恐宮府外或有不善仰
承聖意者將毋從此各懷宴樂遂忘外患乎則臣且鰓
鰓慮矣嘗讀史書逸樂之警載在禹謨女謁之盛嚴于
湯責見古盛世君臣無一時一事不交相儆惕以皇上
同符禹湯堯舜厥后何刻不忘即臣今莊頌聖諭有通

因中外多事未忍舉此朕登極十有五載從未進一人之語則皇工前此敢憂何如敬慎計令雖朝端清明衆正登用然中外多事仍如昔也不敢謂災沴不見而時和年豐也不敢謂矯命不行而師武臣力也不敢謂剝復無虞而小往大來也不敢謂奸宄潛消而內安外攘也不敢謂野無不歸之鴻地無不耕之土而興屯墾荒已有成功也有一于此即不可謂之已安已治乃十五年未忍為者而今行之竊恐大小臣工或誤認多事之

日遂為無事之日也昔高皇帝大賞功臣惓惓不忘艱難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夫功成極治之際祖訓尚如此而况今日乎且聖諭勸在内諸臣也著須辦錢粮臨期應用皇上富有天下寧惜此費顧臣又以為節儉之端先行自上今戰士長征飢民露處因額賦皆匱内帑之發絡繹不絕憂時者尚恐其難繼無以拯此無衣無食之民應此呼庚呼癸之士而使計臣掘鼠于茲典禮或亦急先務之道尚可再籌也臣猶扎

天啟年間訛傳選婚民間子女嫁娶紛紜婚配非偶後不勝失所之嘆今聖諭分別甚明且不過止及京城內外而傳之遐遠恐有奸民藉此煽播兵荒流離之餘難復堪此皇上視民如傷常慮匹夫匹婦有不被澤臣有所未安于衷又仰見皇上不即速行尚待來春之至意何敢不明白入告伏望收回成命俟寇盜削平之日然後肇舉則察慮益勤于講幄臣鄰益惕于袞康邉士益奮于死綏小民益勇于供賦脩業兢兢愈加昭著將震

虢既遠豫樂可成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更于皇工飢溺同民之聖衷為天愉快矣人臣受
君必于其漸臣幸際昌言不諱之時披瀝愚悃伏乞聖
明鑒宥

奉先祧廟

八月文華殿日講官手諭閣臣曰朕恭視太廟奉先殿
祖廟帝后神位不覺孝念愴感尋為祧廟英廟之孝肅
皇后憲宗之孝穆皇后孝惠皇后終歲無一祭也見廟

世廟之孝烈皇后孝恪皇后穆廟之孝安皇后孝定皇
后神廟之孝端皇后光廟之孝和皇后孝純皇后忌辰
不得設祭服青也在太廟殿宇三層皆九間前殿時享
祫祭之所中殿見廟後殿祧廟皆同堂異室一帝一后
而十位継后聖母不與焉此大禮不敢輕議在奉先殿
一層九間亦同堂異室見廟帝后及七位継后聖母咸
在焉時享大祫行禮于太廟奉先殿則凡遇節令朔望
忌辰等與禮皆有祭祀獨孝烈等七位継后聖母忌辰

不得設祭又不得服青若祧廟三位繼后聖母終歲祭
皆無此朕孝思所以難已也今謹祭供奉各殿則有神
霄弘孝本恩奉慈昭神等殿朕親行相度惟本恩殿規
模濶大欲命所司改建殿宇二殿每層九間亦同堂異
室供安祧廟德祖以至孝宗九廟于前殿而孝肅皇后
孝穆皇后孝惠皇后恭照奉先殿例供安行家人禮惟
每年大祫禮畢朔行一祭後殿以備將來祧請之殿其
世廟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每遇忌辰日宜否設祭祀

服看昨見該部題奏似尚未晰此意故再諭之

圖五幅

太廟前殿不開外

一為中殿殿位次九室一帝一后

一為後殿殿九室則祧廟也德懿熙仁及仁宣英憲孝

共九位祢一帝一后

一為奉先殿見供座次太祖成祖睿宗武宗皆一帝一

后世宗自孝潔后外有孝烈孝恪二后穆宗自孝懿外

有孝安孝定二后神宗自孝端外有孝靖一后光宗自
孝元外有孝和孝純二后熹宗則后尚存也
一為常盈庫改造殿宇配殿閘牆　樣
一為奉先殿怡神殿六宮五所仁壽殿本恩殿總樣
給事中沈允培疏言禮以祖宗所定者為遵議以經傳
所依者為正伏臣莊誦諭札以祧廟贈后三位終歲無
一祭見廟維后聖母之位忌辰不得設祭服青孝念難
已欲将本恩殿改建殿宇三層供安已祧九廟帝后而

祔三贈后于其中及見廟祧后聖母逢忌之日宜否設
祭脤胥煌煌天語既昭示以太廟太禮不敢輕議而又
通着部科同太常寺折衷情制詳酌典儀微臣拜揚以
命敢不畢竭愚誠用光聖孝夫禮有萬世之經有一時
之權經者推之祖宗而準　之經傳而符如太廟一帝
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后也權者祖宗所已行而禮緣
義起經傳所不載而義以情隆如別殿之專享奉先之
祔妥是也今日舍祖宗所定之禮而別求所爲禮舍經

停所依之議而別求所爲議者萬萬不敢出者臣請盡言無諱可乎考古無奉先殿之制太祖以時享未足盡孝思將仿前代原廟神御殿之意而建奉先殿于乾清宮之左成祖率循無改雖曰用常饌行家人禮而太廟以象外朝奉先殿以象內朝凡節忌祭告太常題知光祿供獻禮未嘗不嚴且重也每室一帝一后如太廟寢殿其祔祧迭遷之禮亦如之禮又未嘗不明且備也孝宗以孝穆紀太后不得祔太廟奉先殿別建奉慈殿薦

子既以避尊稷以尊敬仁至義盡千古爲昭嗣孝肅周
太皇太后崩孝宗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議祔廟
禮一則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再則曰宗
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卒祔孝莊錢皇
后于太廟奉先殿孝肅則祀奉慈殿中室移孝穆居左
世宗追上孝惠邵太后尊號亦祀奉慈殿居右嘉靖十
五年諭禮官以三后主既不祔太廟又不祔陵殿似黜
之非親之命會議以行禮官言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

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別祭于寢斯禮之正孝宗奉慈殿之建奉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其禮于妾母不世祭謂子祭之于孫則止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于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但祧義惟遞主為是而遞祔陵殿歲時祔享尤為曲盡非前代所及世宗從之罷奉慈殿祭二十九年祔孝烈皇后于太廟時以孝潔係元配待議久而始乃定穆宗即位仍祔孝潔太廟而祀孝烈于弘孝殿又別祀

孝恪杜太后于神霄殿萬歷三年諭禮官以孝烈孝恪宜奉于奉先殿祔享部察嘉靖十五年議祔陵殿不議祖奉先殿神宗曰奉先殿見有孝肅孝穆孝惠三后神位係我皇祖所定宜遵照祔安不必另議并罷弘孝神霄之祭自是繼后贈后皆以祔享奉先殿為成例矣當孝宗始建祧廟暨世宗再正太祖南向之位爾時明明穆穆酌古斟今豈不念太廟既有祧廟奉先殿何無祔殿良以遷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禮有不得不降

情有不得不敘先儒嚴陵方氏曰王者之于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隸僕上掌五寢者以二祧為毀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廟人道也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忘其數盈也有祧焉不忘其乏饗也自故祭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逮不忘者仁也斷以先王之義無敢損益于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今欲建祧殿二層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將以奉先祧殿名于柳以何名于冊

論宮廟既遠有毀而無立且前長祧遷之神位供安何所如送陵殿無迎回大内之理若更製焉即神位與神主不同十數世之後重取久祧之神位而題之可不可也周家下世三十卜年八百止曰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耳未聞祧亦以九為數而預計增加也昔殷高宗為中興盛主彤日有雊雉之異祖已戒其典祀無豐于昵而傳說亦云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子思子曰先王之制

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禮稱王母不配言有事于尊可及卑有事于卑不敢援尊也皇上鴻慈出于重鎰孝思通于錫類然帝后之尊卑罔數即典祀之亂数無違在聖母可極尊崇而不必同于列后在列后宜俾孝享而未免抑于祖宗如魯立武宮煬宮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毀已久不宜立而輒立焉非即逮有終之義而哀公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桓僖親盡矣宮何以存志其災以答其猴也皇工試以祖宗所定合

之經傳所依今日既語之國人他年將垂之青史可曰
內殿之禮非外廷之禮比哉況祧廟三后不得祭于太
廟奉先殿而陵祭遣官焄蒿之感原未嘗不申也必追
罔極而事如存則立別殿以專祀聖母擬之閟宮之文
奉慈之建猶為合禮并忌日設祭服青似宜分別久近
稍避祖宗祧俟聖明詳察疏上遂巳

諮訪銓司

八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語云百年之計在于樹人

得一人而可保百年者政為道德相承氣類相引規隨承襲針鋒不易彼爭此競熟者豈有遂必附影呈身者必非嘉士所以始進不端末流愈下又熟計其誰為後日保任者故總督領袖之司少見貞方沉退之士其所由來者遠矣往者每省臬司官多于臨時諮訪大端才有力者得之皆非無因即以廉卓入薦以挾賄敗十嘗五六求一稼來挺然自樹不甘顛指磊磊落落一毫關節不通苞苴不入者實罕見也臣請立為總儲之法各

省直不論其缺與不缺兩直各諮訪四人每省各諮訪二人自三年俸起改單後註之于冊舉主并裁登呈御覽凡遇推用遇一人即諮補一人而總之以其鄉評合之官績本部再細加諮詢必其孤清介特品行端方見有文采者而後定為舉首待後遇缺遴補不拘前序或有資俸已深推用不及者如遇行取不妨即為臺省之用若其人清而有執士論所歸不妨多任一年若雅有修飭氣骨未堅亦不妨聽其例假再加磨煉若才守平

常不堪舉選即與量陞改調若既用之後廉隅不謹敗類僨事者舉主亦應與之同其責獨蓋其姓名久在御前不敢隱不敢私也而新之後舊有賢者則當起舊若非大賢用新亦可舊者亦當酌量陞轉不得淹置但使頑鈍汙濁之風欲自銓司一變耳然而銓司之官鮮有善先固由自愛者少亦由把持者多把持不遂則嫉棄隨之以後貪汙不簡與顛倒銓法有乖公論正須言路之糾舉若本無玷厭扶私攻詆巧為傾陷者則亦當明

白告之呈工議以考功之法駁正則可把持則不可耳
而至于不時捐下朔房討陞討缺之輩即司官之少有
志節者亦不妨聽其隨時入告無慾能剛當必有毅然
而興者若官司隨人繞指必與同汙臣部堂官豈不能
舉皇工之 三尺弃議其後哉

薦故庶常

八月御史劉憮作言故庶吉士張溥力學砥行富于著
述上命將所着書動本進覧

講筵肆攷

八月二十五日文華殿日講講官邱瑜講師摯之始章
上問咸英韶濩瑜對是四代樂名上曰子在齊聞韶即
此樂否瑜對曰即此韶樂上復問關雎之亂亂字瑜對
是樂之卒章上曰當時天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何
等契合因顧問輔臣前諭禮部舉知樂之人曾有之否
對曰未有上曰古樂亦尚可復又問張溥張采何如人
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溥已死張采不官科道

官如何尚説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字科
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張
溥已死説他亦無用工曰亦不免偏延儒對張溥黃道
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工黙然德璟
言前黃道周蒙皇工放他出還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
充軍家貧子幼還望皇工天恩赦回或量改附近也好
上微笑眼淚言永遠充軍子孫要世世承當也極可憐延
儒言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向前之奏章皆係親

手寫納德琛言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本一篇文字各一樣共一百樣多是感頌聖德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有一百本德琛言頌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便知樂對言道周無不博通不止知樂且其清苦不可及德琛言臣與道周同年他登第後多徒步往來今尚未有住屋最是清苦且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永戍不永戍就是讀書亦還用得上不答微笑而已翌日手勅云昨先生每面奏

永成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遠戍予幼朕心不覺憐閔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閣臣周延儒等奏黃道周爲人勵行力學是其所長偏執迂踈是其所短然而本心則願爲君子素矢忠孝者矣于博通典籍貫串古今剗若廉隅摘吐詞藻實有一種人不能及足以感動人心之處是以聲望翕然但向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益已甚悔前非故每日在

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此臣等皆得以
目擊者近日恭覩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愧
固陋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同之博雅庶不愧詞臣
職掌遂率陳奏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矜及
于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
之量播之海內傳之奕世有不歡呼贊嘆哉大聖人之
舉動超出尋常萬萬者乎臣得道同原職是詹事府少
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當還其啟秩以備史局編纂更

足資其一得之則又非從道周起見也

發帑貯穀

八月諭朕頃集廷議加意興屯已有育配定規制次第舉行念明春耕播急需籽種事屬創始不忍重累民間今歲事當秋成畿輔河北一帶在在豐稔正可及時收糴預備將發御前銀十萬兩為買籽種之資爾戶部即發檄行該撫按分給州縣責成印官召買嘉穀收貯倉厫究日報數備察候設專有司就近支動該撫按推廣

朝廷德意必須設法措處多方積貯歲豐既可平糴穀
賤不至傷農公私兼濟莫善于此其差官解發未盡事
宜爾戶部還詳議條例來看

文昭閣直房

八月早朝後登文昭閣即御德政殿召對閣臣周延儒
等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閣臣對弘文館國初設在思
善門內帝曰然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
及講讀備有疑問先生每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閣臣等對皇上講學勤政真得堯舜心法帝曰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各有奏對言用人理財俱明明德內事大學一書只是明明德帝首肯因言京中宜積貯本色蔣德璟對外面各處都宜積貯本色以待荒年之用今預備倉只是空名帝曰屯田也要緊因言漕運海運諸事黃河一帶修築如何閣臣對近來自董家河起即用泇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帝曰是泇河又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

閣臣對東戶腳價原有輕賫銀可用只須給發得好外面百姓猶苦練餉加派須是漸漸減省帝默然遂賜茶餅而出翌日命于文昭閣左右創設直房云

定經筵之時

八月上諭禮部經筵大典禮宜嚴肅以後定于辰時行供事各官照日講例着文書官預傳站班不得參差遲悞該部即行傳飭將諭

豫省之變

九月河南開封府陷于河士民溺死數十萬按開封為
宋故城取許州立土和灰以築內外皆砌以堅甓洪武
初欲移都于此壘加增築其西一面內皆積石所謂英
門也賊李自成久蓄涎于此先于十四年二月率大賊
來攻巡按高名衡祥符縣知縣王燮設法死守相持月
餘城上箭砲傷賊無數遷孝仙風督諸將馳至賊遁去
周王恭㮮捐銀五十萬以餉守埤者其大砲則襄令孫
承澤在任時務積劍遼總督曹文衡家下幕客所製又

得其裴敢之法合嚴幷司民範等習之故卒收其用十
五年正月李自成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
力禦之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退屯朱仙鎮聞左良
玉兵至而遁至是年九月復率諸賊突至不復攻城設
長圍以困之城內食盡高名衡與推官黃澍議城不能
支不如引黃河水灌賊且水泊城下可以通餉道兵賊
周王然之乃使人掘堤不意水大至潰城而入街衢水
深二丈餘士民溺死數十萬名衡小舟至城頭周王府

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卜從
善以水師至城工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
營朱家寨賊移營不及亦沉死萬人事聞帝念防守勞
苦不深罪但罷名銜官黃澍入京喜其口辯授御史
差御史黃澍賫銀存卹宗氏諭曰朕自維涼德不能積
誠上感穹蒼以致中原塗炭汴隄潰決藩王暨宗下及
士紳百姓困頓流離深可悲痛又念數月圍困以來捐
王捐貲鼓勇既在事文武軍民攖陴固守勞苦忠義尤

可褒嘉亦將發御前銀十萬兩即着御史黄謝押賫前去內將三萬兩將賜周王以備宮眷供億之需其餘七萬兩仍聽謝與該撫按酌量分派首察群王宗室見存若干分别賙賫傷亡的察其有眷屬均行給與次察見在汴城守兵併遷徙河北飢民若干一體撫賑用副朝廷邮災恤窮之至意其該撫鎮而下有功人等除另議敘錄外也着分别賞賜用示旌酬至汴城數十萬生靈協心堅守抵死不渝義憤堪憫亦當設壇致祭以慰忠

覈其中未盡各項聽撫按官便宜支用事竣造冊奏銷

特諭

總憲言事

十月左都御史劉宗周起用到京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設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合

九卿科道會議之後乃付司勘司勘議辟始得収繫此
于𠎝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
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
多愈巧臣必爲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
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爲常例矣至于
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爲回
道考察第一義帝是之令力行

積分送考

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積分監生姚升等比例乞考推知光祿臣部具覆因舉有本內與國初之典未可同語是何緣故還着察明奏奪之旨該臣部覆察將國初積分之典凡生員通四書不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陞率性堂必陞至率性堂方許積分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方與出身是其閒經年累月磨練作養蓋以考其才更以課其行也今之積分雖經國學

按月科試要不過擇其文理咨部候考其于陞至率性積分八分之典制實未如式所以有今昔不同之論耳在臣部仰體皇上作人盛心故再加考試以上卷量取通判次卷取投州同在後咨行赴阜不妨一體優異在今不可謂之非出身矣祭國子監咨送積分除南監題咨積分徐孚遠等十名見在候考其北監于十四年十二月咨送十二名十五年七月咨送十名閏十一月又咨送三十六名往例每歲咨送不過一次每次不過數

名今則一歲之中咨送三四次一次送至數十名則濫矣課其文藝且未必優況言積分而又概希正選妄覬清華此又未可輕徇者也相應嚴加考試如果才學優長堪備任使者照例校以通判州同職銜只如往歲收取之數平常者授以監生本職文理紕繆者仍發回該監肄業以俟歲終及格再為彙送以後積分之法如欲永行每歲止可咨送一次每次不過數名庶限制有定不致濫觴可也

章疏日繁

十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辦事垣中察本科發抄底簿見近日章疏較崇禎初年增十之五較萬歷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別科可知夫議論日多則事功自應日集乃近年中外景象無論不及神廟時並不及皇上臨御之初多矣蓋議論者精神之薄也意慮外馳則力量中歉理所必然無足怪也故密奏日多則邊防愈擾籌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啟事日多則人才愈銷

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也皇上勵精圖治銳意太平第一急務無如課實效課實效無如省議論省議論須在六曹大臣始蓋六曹者事功之府也朝廷之大政大紀大利大害于是爲焉膺其任者果能公忠體國殫力救時不顧利鈍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可爲何必倣小臣日工襲說日襲求本然後爲能盡厥職也應議應覆互察仍照舊制則輩說之者不知凡幾矣由此而論莫談之臣是以言爲責者也畜猶欲補養脈欲聲言

誠不勝煩數也若浮泛之條議市恩之薦奏與撥風聞
而糾一二小吏則宜禁亦省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
之官自有職掌疏逸圖之不遑給何暇出位而紛紜建
白凡疏不經堂印代題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
在外撫按于重大事情自應時時奏聞若錢粮之起解
參罰之開復官員之更調行間之叙級小捷事關該部
者應行咨達部若瑣事概行彙齎則宜禁此亦省章疏
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駁通應厭恥道袁人希進

取游說不根之徒有如聚訟凡此者則宜禁此亦省章

疏之一端也又如内外臣工凡經論動當如祖宗朝舊

事平心靜聽工倕皇工之鑒裁下倕衆朝之公論閑言

勝氣激辯者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有此數禁

議論日減我皇工批答之暇時御文華殿召二三大臣

商確政事講求理道務令朝奉命而夕行從此而政不

清簡功不畢集者未之有也伏惟聖明鑒納施行就入

下諭申飭

建文館典

十月給事中沈允培疏言竊見駙馬都尉鞏永固一本
奉旨着該部科詳酌確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修
明舊章無幽不闡請謚建文于此日真千載一時殆祖
宗陰牖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按臣祖子木
為通政時疏請祀建文大畧言建文君高皇帝太孫懿
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統順係明允為金潢玉牒之主
沒命斷蓬飛草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之議以天

子禮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而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恩詔褒祀死節諸臣是忠于建文者宜祀也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于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要非成祖一人之私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謚建文而以景皇帝元順帝爲比謂親親固當視景帝而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列暨萬歷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改正而

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禮臣范謙覆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號而奉有建文事迹着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其難其慎越今又四朝矣推而論之不帝而何以編年不帝而何以議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徽稱與修其祀典事本相因禮原一貫合先後諸臣之奏章神宗齋敘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且成祖不嘗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于合孺子而在未必不

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爲少帝于位號依然弃末如景泰之追廢爲郕戾王也且建文得統于高皇帝尤非若景泰之因危擁立也乃一則尊崇于易世之後一則泯滅于十數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光而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迹勢窮事去建文亦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統緒有主即主君避野原無傷太祖之心况一脉相傳則維體開天更遜禪文皇之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矢仁符堯虛受邁禹遜帝

憲廟追崇景帝之規近體神宗褒表忠魂之意則臣有四說于此察改實錄合建文自為本紀無溷附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而考尋成祖禮葬之跡因以表為陵園二可議也倣恭仁康定之謚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也即園為寢而春秋二享掌南奉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之心盡二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祖德而隆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誅兩罪璫

十月御史王孫蕃糾總監劉元斌言賊在鄭洛元斌逡避歸德縱兵大掠殺良冒功工命誅之然未得旨元斌即奏辯以司禮監王裕民掩沒並誅之

罪棻未正

十月御史徐殿臣疏言朝廷之賞罰與天下之是非相配而行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誠以功罪明而賞罰當也舊樞陳新甲利口罔上通欺失事死

有餘辜然臣惜新甲雖死而未足以服其心即未足以懼天下之心何也罪同而罰異也新甲之死當以狀款為定案其為寧前道時使與方一藻等作此鬼計然後中有主之者矣知言款之不避而內外相扇託名用間陰售其奸者楊嗣昌也知款局之不成而立意催戰幸敵先逃坐視不救者張若麒也嗣昌之罪固甚浮于新甲新甲之死則似早于若麒臣故曰新甲死不服也若以失陷藩封新甲當死則前此濟南之役中樞何人豈

一事法應兩議耶襄陽則亦陷于寇矣嗣昌自有死法
從來舉以告皇上者大嗣昌儼然閣臣督師皇上本以
滅獻屬之嗣昌亦滅獻自任奈何對守平谿一籌莫展
自出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妄
聽楊卓然之言謂獻賊難圖莫左易撫亂思合難就易
檄左良玉趨瀧職言川中零賊不復用煩大兵當是時
固謂徵倖苟且可擬至工也渾中國知失計良玉深識
其奸率兵竟去速發十九檄追之不及賊復出川無一

當闖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敢飾稱趨長不及試問是時更有何賊在川嗣昌得云顧此失彼矣乃生既嫁禍他人死尚遺害新甲新甲死不服也若麒庸鄙小人甘心鷹犬嗣昌信為可託新甲倚為同奸明知強勢必不可支猥假京卿必未可倖巧圖出關孟浪催戰勝則居為已功敗則諉為人罪航海一逃靦顏偷生試問若麒出因何事逃欲何為辱國喪師罪狀煩省而延至今此又新甲在鬼

籍中亦將嘵嘵理辯者也是故論桐封則四藩淪陷嗣昌新甲一體也論邊事則先後取敗嗣昌新甲同謀也論三城則始而恃款失備終而棄師脫卸新甲若獻均罪也今或自斃于敗後或延喘于圍中而使新甲獨受顯戮臣故曰新甲雖死心未服也伏乞敕下九卿科道追論元兇逮正大法以警來者如此而中外文武尚有玩遲從事者請治臣妄言之罪抑臣更有請者皇上通求新政賞功誅罪無不快愜人心惟楊嗣昌一議處象

异一鄉似爲缺典天下拭目久矣况豫昇半世積貞八
年汗馬功既未録死極可哀不幸爲小人所忌忠魂未
慰臣心痛之望并敕廷臣公議從優叙贈使法不寬于
朽骨忠不漏于孤忠真聖明大賞大罰數年之憤鬱一
申而爲萬世之是非大定矣

會推洪例

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舊制九列三品以上大僚
及督撫有缺皆會九卿同推所以示爵人衆共之公亦
書

以廣耳目不逮之助也而督撫一官尤為地方緊要察
會典一款凡巡撫都御史缺會戶兵二部推舉蓋重夫
錢穀故幹辦之才參之司農重軍旅故折衝之寄參之
司馬察現行事例大僚廷推九卿官咸與科道例不推
舉而吏科河南道皆得先期與聞屆期會推六科十三
道掌道亦駢集畫題仍是推舉不當者聽其當面駁正
之意而從未見其有駁也崇禎十年該本部題為聖明
之求治甚殷臣子之奉行宜力事凡會推大僚九卿官

不到者應本部題奏乃遵行未久輒多托故不赴當此時事多艱所在紛擾督撫之選尤難兼才或素著清標未經軍旅或才堪兵事未肯恤民或品直而局小或意廣而用疎或在邊在腹互有短長苟非再四審量何能隨用輒效究之糾彈多在事後其實成敗亦難論人蓋由知者未必用用者未必知請自今以後遇缺應推者先一日本部將地位相近才望相應之人不論內外盡數開列姓名與推各官每人先送一單各隨生平真知

真見即于單內圈正陪二人每名下各註應推緣由教
字不知有凡註改單完本部將圈註姓名就中斟酌定
用二人入朝會推科道官有見以為不稱者即將所以
不稱之故當面敷正無嫌異同至于選要督撫推用尤
係兵部職掌保任之責該部自無可辭疏上將舉主姓
名並列疏內餘俱列于疏後如會推之日應起不起許
臣部遵照明旨題參以闡偏臣部膠執已見不先與閣
不悉公論者堂官自當執簡以爭無臨時畫諾而事後

議評徒誤國事無益也然有家議僉同閣臣看詳以為
不可者亦望附列不可之故恭請聖裁

密陳時政

閏十一月行人司右司副熊開元疏言臣因兵事縱橫
名城屢墮聖主獨憂不勝感憤輒于御前恭請獨對蒙
皇上允臣所請召臣入德政殿對諸臣已退惟輔臣尚
在臣後引尚書所云嘉謀嘉猷入告于内及周易所云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臣之意非

有所私盡以皇上隆重師保賜之坐論為帝王盛事不欲以小臣而相指斥傷皇上敬大臣至意又恐小人伏莽乘臣發論借端蔓引為一網仁賢之計致厲谿白皇上請皇上虛懷博稽所謂成君德存國體惜人才愚忠固若此也又輔臣請退皇上不允臣不得不略陳大義然非臣初意矣奏畢或蒙聖諭命臣補本臣奏對時屢蒙天語威嚴咫尺赤繹不詳不敢妄述祗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聞臣奏云皇上天生仁聖決可以致中興政

夜求治凡十五年而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廷臣不以此故入告皇上皇上亦不以此故下問廷臣講求惟是兵精餉足不揣其本而末是圖皇上終日雖不食終夜雖不寢以求天下之治徒費聖心無益也何也天下之亂不始于滅寇與靖邊朱子曰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朝廷一二人而已此一二人得人如治病而得良醫但拱手而聽之而天下之方不可勝用天下之藥不可勝用也此一二人不得人如庸醫誤人危在旦夕主人

到處求方到處求藥已爲失算而所得之方所得之藥又必與庸醫商而用之不至于盡不止矣故帝堯之時天下之亂殆有甚于今日而堯不憂惟以不得舜爲已憂急先務也夫憂不得舜何以得舜是有道焉嘗詢之九官詢之十二牧矣又必釐降二女察其叅彩之姿而復畀以大位誠慎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凡數十人先朝置輔之多

未有如皇上者然或得之厰下或取之五設或拔之會推不過皇上賢左右皆曰賢如斯而已矣未必諸大夫皆曰賢國人皆曰賢也以皇上股肱心膂之寄而任用之易如此以故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災迭興哀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而後誅之㵼之所敗壞已不可救藥矣今幸般憂啟聖令大小各官得不時面奏然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者即有稍有異同不過兵食之計一枝一節其于輔臣之得失未嘗敢

置喙焉夫朝廷設官大小相維何以雷同遂至于此蓋昔日輔臣頗刑厚歛屏棄忠良故賢人君子得而攻之今日輔臣釋纍因蠲宿逋起廢籍奉行德意方有功于聖德有功于人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嘆而已孰便而攻之臣與輔臣皆有交而無惡但目擊宗社蒼生不覺君民之義重于朋友故不顧生死布其心腹復願皇上遍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不半日間輔臣之心事可明諸

臣之流品亦別于以察吏安民則官常亦肅于以誅元
除暴則壁壘一新天下之治斷在于此若皇上不加體
察一時將吏相狃于惰而賄賂之中難民窮盜起夫地
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臣亦知軍興
旁午之秋容有小人挾私罔上如聖諭所云者臣不當
妄言及此但臣一腔忠憤感事激衷不覺言之過切實
無所私伏乞皇上俯賜體察存臣此言以定臣功罪如
輔臣感激恩禮奮起精神修明賞罰使臣言不中社稷

之福也臣雖身臨斧鑕有餘榮矣疏入御門命錦衣衛

拏付北司獄

責躬儆臣

閏十一月諭朕以涼德恭承天地祖宗付託君臨天下十五年于茲比者菑害頻仍干戈搶攘興師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所致也君為臣綱乃庶政根本凡為臣子以忠孝事君父亦當如朕敬事天地祖宗罔敢不誠朕不仰承天意除暴安民罪在朕躬胡敢自寬自今

日為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愆罪視事務期迅
掃寨守蕩平寇亂積贖罪戾恭惟二祖舊制日常朝見
羣臣裁決政事朕今率循成憲除門朝照例應免日期
傳免外其餘每日視朝畢照舊文武諸司寺官有啟奏
事者赴弘正門啟名候召不許內外官員敢有壅蔽阻
當者定以奸欺論斬言官以言為責稱職非易緘嘿不
言及言而不當俱屬溺職朕若有過有宜匡繩方是責
難之恭諸臣中有大奸大利自當查糾餘若往事細過

不應苟索近來忠諫者固多挾私偏執更端爭勝亦復
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為人出脫種種情弊難以枚舉每
遇會推皆稱堪任及事不效輒復糾彈邊臣尤與腹裡
不同若議論太多何從展布前頒憲綱面諭已明以後
俱着祕遵奉行有違玩的降調斥革必不姑貸邇者干
戈紛擾各督撫鎮將等官若能出奇制勝擒渠殲醜即
為異等大功立畀厚賞爵拜通侯決無少靳其能剪哨
雕勦張疑設伏多方撓擊使敵晝夜疲困亦為奇功亦

與破格升賞如或退怯躁玩致誤事機定以軍律正法大賞大罰斷在必行朕未能遠引前代只在近師二祖聖德神功文昭武烈當時國勢尊崇宇宙和寧禎祥叠降四裔來王宏模具在朕雖庸蹤不敢不懍遵大小諸臣雖無忠君愛國之心但當以滅寇除凶為事知者效謀勇者畢力富者輸財能者盡職卧薪嘗膽協佐中興何憂政事不舉天下不治已經面諭丞將通加頒示俾各知勉勵無負朕罪已求言克艱圖治至意欽哉故諭

將給事中姜埰以兵警守門見諭上疏曰皇上修省罪己又致謝言官唯是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要敢明盡知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惡惡言官而思中之惟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藉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塞閉天聽誰為皇上言哉疏入上怒甚下諭熊開元革了職錦衣衛拏去究問姜埰革了職錦衣衛拏去北鎮撫司看實打問

延平閏十一月二十九日早朝畢御中左門召閣內閣
五部九卿科道等官帝諭科道官吏科都給事中吳
麟徵奏臣等識見庸淺不能仰副皇上求言之意或言
之不當或言之過激又蒙皇上一概優容以致諸臣忘
其恩戚輕有睚眥如同官姜埰千犯天威亦皆臣等之
罪但姜埰作令清苦居官勤飭身體孱弱多病伏懇聖
恩憫宥帝曰自流賊內犯將及數載既不能滅之于始
而又不能勦之于終任其焚殺淫掠慘不忍言爾時聖

容惻然垂淚曰朕無面目見爾等爾等只以優容為言
前日御史王孫蕃恭內臣王裕民即時正法何嘗不納
言初九日朕諭內有一段申飭言官爾等各宜警省無
則加勉有則改之義琛不遵朕諭反來詰問安得不重
處爾言官以言為職當言的不敢言敢于批鱗二十四
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不得不
于義琛跪工一問爾言官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
正人文武大小諸臣各盡其職何難滅賊精神都不用

在國家工賦勢如此諸臣同在漏舟之中誰無忠義誰
無廉耻但不肯畫策任事都是一味浮泛略猶豫徵奏
皆由人用之不當如目前要地督撫委實不堪言官亦
多有論列但言官職在糾彈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恕
爲文升做吏部時言官糾彈一疏有多至一二十人者
下部覆必詳細分别其人應去應留其人言當不當彼
時言官亦無譁者言官即管言事即言之當否與稱職不
稱職自聽朝廷之處分此後遂竟用人言官糾正吏部

辭職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帝曰已屢有旨了
麟徵奏頃熊開元亦以奏詰輔臣周延儒得罪雖是出
位奏言蒙諭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
至此豈得不責備首相此亦人情所必至總是姜埰與
知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但言之不當帝曰熊開元
假托機密陰行詭譎小加大賤凌貴漸不可長前旨已
明起來御史黃澍奏往河南慰安周王賑恤災民工嗔
孫奉差已久赴守太遲戶科廖國遴糾宣督江禹緒委

御御史周燦請速不用命行間諸臣御史楊若僑舉湯若望教習火器左都御史劉宗周駁之謂國之大事不恃一火器近來道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賊到一處殘一處到一城陷一城豈無火器湯若望何年倡說天主邪教蠱惑人心堂堂中國止用小技禦敵豈不貽笑天下又奏若望小小伎倆何益成敗之數只要法紀修明賞罰要當使人心震悚厥戎閫外用命可望成功帝曰如今從頭整頓做起還該做那一件宗周對惟在皇上心

工命吏兵二部慎選督撫蒞將練兵若是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如今只管說選才望不論操守致有使貪使詐貽害至此帝曰督撫自是要才守兼全宗周奏須操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不是區區有操守的便做得宗周奏范志完平日操守不好今又貪冒尅兵以至軍心渙散帝曰知道了宗周奏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官進言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乞勅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開元姜埰狂躁

無知不能無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大于聖政國體有傷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願皇上俯念時事艱危擴聖度于如天以開諸臣諍諫之路加臣宗周曩亦因言獲罪中道再疏冒瀆蒙皇上不加斧鉞放還田間復荷賜環起用是臣之罪實甚于二臣臣何幸而遇皇上之優容二臣何不幸而不蒙皇上之恩宥也臣又有説于此前黄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所不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起廢之列今二

臣戇直不及道周周何幸而遇破格之恩二臣何不幸
而乃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人臣見有無禮于其君者
即當糾劾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就言官有
體假使貪胃壞法欺君罔上溷亂紀綱的通是不該問
了宗周伏地叩頭奏云臣請死帝諭曰黃道周唯他有
學有守用係特恩忌得引他比例似爾慢拗偏迂成何
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閣臣周延儒等合
詞申救蔣德璟吳甡言之尤力刑部尚書徐石麒奏臣

在五房與同名諸臣商議熊開元姜埰有罪仰干聖怒臣等豈代為請罪叩頭乞恩伏聖諭始起不意臣需次未言劉宗周隨即申救語言戇直若論起來罪實由臣伏乞皇上將臣處分寬宥宗周不勝感激左僉都御史金光辰奏劉宗周申救姜埰熊開元非從二臣起見孝達聖明從諫如流無非願皇上為堯舜之君廣納言之美意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伏乞俯賜優容兵部尚書張國維奏劉宗周有所啟奏即如臣受事之初宗周

相會即以操持砥礪謂欲整飭部務在端本澄源臣服膺其語但于朝班相遇一切調度每多商略方今多事之秋老臣當惜伏乞聖明寬宥帝曰熊開元適纔定有主使想劉宗周主使兵部左侍郎禍元飈哭泣救爭其衣袖盡濕金光辰又奏順臣開皇上諭熊開元纔想是劉宗周主使臣以宗周賦性硜直容色不會與熊開元實不相來往宗周與臣同官臣極知他就是前日恭聆皇上面諭不但姜埰熊開元二臣有罪臣等亦俱有罪

皆惶懼不安即宗周在外遊與臣等也說他不是因皇
上而諭遂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牖之益其實從君德
起見宗周在衙門百事整肅即皇上所須憲綱見在奉
行日與諸御史申飭前同臣蔡理城守不避風雨老成
可念帝曰金光辰也看識處光辰奏臣忝風紀之地每
與宗周言要天下治安全在撫按若撫按盡得其人天
下太平宗周為人清直在衙門就是不動聲色人心也
都是振肅的皇上若是留他這個老臣願將臣罷斥臣

如一字之欺願甘斧鑕工部尚書范景文及五府勳臣
同出班力救帝曰西諭甚明御等不必申救起來劉宗
周金光辰光出候旨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印奏閣臣
持不發同捧至御前力救有輔言詞甚婉蔣德璟曰向
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怒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
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帝遽曰唐太宗才朕
所不如若論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吳甡奏皇上當學
堯舜若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于取名上閱怎生

巧于取名甡奏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欲優容他以自成其名而默默久之乃去刑部擬罪數字次日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聞風紀之司國是寄焉得其人則足以肅百僚失其人則無以定衆志故恒當慎重其選未可輕為更置也邇蒙皇上起劉宗周于廢籍而為風憲長臣還奉差在外遠邇相傳無不手額以為聖朝美政臣北上乃見經過之地人爭望其丰采及聆其言論又無不歎相

傅說以為規法盡宗周四朔脊膽一介孤精事必合乎古人行必準之理道其迹似迂其氣似戇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前蒙召對其詞過激眾為之危仰賴
聖度寬容不加重譴在宗周不知加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兼程就逮臣意數年來署位之間規利圖便恬不為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盜賊盈熾自舊臣登用始稍知有廉恥事語云山有猛虎藿藜為之不敢採言國家之重臣不可無也今宗周就職未久矣

不及黜落職逮去士論能無共惜至僉憲金光辰求藥
為心薑桂為性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撫豫愛民
如子嫉貪如仇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于京師
者俱能言之卒于摧折之餘畀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言
語失簡同時獲罪在二臣戀主固有熱腸而悟退亦其
本性但兵戈壓境之日豈儒臣翩翩而去國之時在聖
朝無不愛惜之人才在臣子雖嚴執奏之大義伏望聖
慈宥其過失錄其生平允大小臣工之請還兩臣原籍
書

之職必能盡勵既節振揚風紀所裨于國是人心不小矣臣抱病註籍因思大政所關難以緘默溺職干責震嚴統祈專鑒疏入奪俸三月　次日劉公騎一驢一僕負襆被出順城門金公降調徐公石麒亦投劾去

憲臣殺人

十二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糾憲臣殺人之案已明疏言臣聞律莫重于殺人殺人者抵罪莫大于故罔有誅法紀昭然不以巨憝而或漏焉者也若副都御

吏家之胥殺人一案臣不能無說焉之胥竊中死屍二瘢揩行掩埋科臣袁愷忘桑梓之私執朝廷之法擬實入告其原疏中載挖埋則有二强盜其知情則有總管家及麻西廚子事固已如指掌在之胥自應俯首聽敍隸身就法乃膽壯氣橫蔑視法紀自恃身為貴喝之虎勢同憑城之狐乃肆口反噬堅言于廛隣右總甲可以勢壓屬下御史可以情囑若謂赫赫氣焰殺此二人止尋常事哉但言為無雖敢執之為有遂使輦轂之下通

衢之間有重泉難訴之冤青燐夜號之鬼亦從前僅見
之事矣且其死者或妄或勝爲戲爲獲據實指明法或
未減乃硬口掩飾止欲氣懾官不知已目無君父則
其欺罔之罪視殺人之罪實更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
于理因科臣左懋第黄雲師尚未奏明今兩臣之疏併
下臣坦再四參詳事已明白有據寧可使殺人者不死
欺罔者無罪因循時日大案久懸臣等職掌所關寧敢
默默伏乞聖明勅下法司提問根究二屍下落嚴仰欺

罔之罪展大法彰而人心肅矣